

用亂石打死。

問：此話當真？

發言人：我從不說真話。
問：貴國刑法規定，姦淫不滿14週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可是好像並未定這些官員強姦？

發言人：我國準備修法，改成「姦淫不滿於4週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以後，再也不會有官員姦淫幼女了。

問：如果又有官員姦淫不滿4週歲的幼女，豈不白白修法了？

發言人：至少我可以說，改革，就是要摸着奶頭過河。

艾未未：如入無人之境

用博客雕塑社會的行為藝術

文：翟明磊



艾未未，1957年出生。藝術家，現居北京。
博客名：「艾未未」

艾未未以其藝術家特有的直率與超脫，成為公共門戶網站中言論最火大的博客。西方稱其為用數碼雕塑社會的藝術家。他參與奧運場館鳥巢設計，但拒絕參加奧運會儀式，稱之為「虛假的微笑」。2007年楊佳案中，艾連發60篇博文，質疑司法不公。楊佳死後，每天點起一枝蠟燭，意為驅除黑暗。2008年12月，艾未未深入汶川地震災區，調查死亡學生名單，受到警方多次阻撓。公佈在網上的死亡名單遭到網管瘋狂刪除，被刪100多貼。因其言論大膽，2009年5月28日他的三個門戶網站博客統統被封。

本博主捲入的兩個事件

楊佳襲警案

2007年7月1日，北京青年楊佳闖入上海市閘北公安分局，殺死七名警察，致傷五名警察。楊佳曾在上海旅行期間被上海閘北公安局警察查扣自行車，並受到毆打。楊佳母親突然失蹤（後證實被關進瘋人院），加之司法程序疑點頻出、楊佳精神病鑑定過程受到質疑，公眾指責警方濫用暴力、司法不公。經人民法院審理，楊佳故意殺人罪名成立並處死刑。艾未組織工作團隊，全程跟蹤庭審過程。

川震校舍倒塌事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八級地震發生時，正值學生上課時間。因校舍倒塌，大批學生意外死亡。有關校舍質量問題受到輿論強烈關注。

艾未未發起拒絕遺忘活動，從2008年12月開始，艾未未進行查找死亡學生名單的公民調查。2009年5月7日，官方公佈學生死亡人數為5,335名。但四川各級政府拒絕承認校舍有質量問題。

2009年3月17日，我和艾未未在他的草場地倉庫曬太陽。有一個博客圈流傳的笑話：艾未未剛開博客，被刪了幾個貼，他就讓助手給新浪的人打電話，約他們出來。助手問約出來幹嘛。艾未未說：打一頓。

「當然沒有這個事。」艾鬪子笑了。

問：那你能告訴我為甚麼你的貼不被刪嗎？

艾：我一開始故意寫得猛一點，人家婉轉說的，我直接說了。我也想試試他們重視到甚麼程度，很快發現，根本沒有人管你。

後來，新浪網絡管理的人找到我說，我們有很大的麻煩，外面的壓力很大，希望你能自己拿下去幾篇。他們說得很客氣。我就回答他們：「我開博客，就是為了言論的不受審查。這是我開博客的動機，你讓我掉，是有悖我基本原則的。所以你可以關掉我的博客。是你們主動讓我開名人博客嘛。那麼，你關掉就完了，一了百了的事，你讓我自己來做這種類型的配合是不可能的。」

他們知道我這種態度，反映給領導。再沒有給我回話，也再沒有刪了。我的文章在博客裏也算最猛的了，一向不掩蓋自己觀點。奧運也好，西藏也好，直抒己見。大家迴避，我一個人說也不算甚麼，因為瞞不起來甚麼。後來呢，事態比較嚴重。好多記者問我，為甚麼不刪，好多言論過界太多。有一個人與新浪認識，吃飯時間，對艾老師為甚麼不處理。新浪說他是我們的VIP，我們不能碰他的。我也不懂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別人說「他是美國護照」，我敢把護照貼在門上，我是中國護照。別人說「是政府故意開的窗戶啊」。——因為社會不開放，甚麼猜測都有。這都很正常，不管怎麼樣，他滿足了我一

個表達的願望，這個願望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了解我與社會的關係，包括民主民眾、輿論，到底是怎麼回事。

問：這會不會給你一個虛假的幻覺？因為新浪是刪貼最多的一個網站，我朋友的經驗，十個被刪七個都有過。

艾：我也被刪過，我寫了，貼被刪了，因為新浪說不刪的，那就是另一隻手幹的。網友發現就會告訴我，哪篇哪篇沒有了。我發現刪貼立即就貼回去，貼回去就不刪了。我是在新浪抨擊最猛烈、但保存也最完整的博客。他們現在採取了一個措施，非常有意思。他們把評論關閉了，又不全部關閉。我的評論歷來是10%，1萬人看，就有1,000個評論。他們把評論控制了。他們說要經過博主的同意才能發，但我沒有這個問題啊。我問新浪，新浪說是技術控制，只有幾個人做了技術控制。我一個貼子，一般看的在1萬個人。1萬人轉貼很厲害，願意看的人都看到了。

我2005年到現在，已經寫了2,500個貼，在新浪是貼子最多的博客，分數是1,090多，博客前三名，韓寒、徐靜蕾等三個人積分才和我一樣多，這個積分是根據你的發貼頻率算的，我每天都發，積分就很好，三年當中，我發了2,500個貼，就是平均每天是2.5篇。量是很大的。有20篇被刪，放回去都沒有問題，沒有一篇不存在上面的。

艾未未在美國呆了12年，回國後的6年非常不得意，他認為甚麼事都沒幹成，做了幾本藝術黑皮書，白皮書，灰皮書，也陷入了自我封閉的狀態。真正給艾未未帶來運氣的是他置下了北京五環外草場地，花了一下午完成設計圖，按自己的意思蓋起工作室和家。從此艾未未大部份時間呆在草場地倉庫，他既不參加文化討論會，

也不參加開幕式，業餘時間從不卡拉OK，甚至三里屯酒吧也是3年前去過一次。艾繼續自己的孤獨生活方式，但是人們也看出了艾未未在建築上的天份。從此艾未未參與了許多建築工程。與開發商、建築商、政府的交道，使艾未未真正認識社會，了解了土地與房產開發内幕，「也認識到甚麼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

一開始建博客，差不多和草場地倉庫是同時的，博客是艾未精神的家。「家」裏甚麼都有，艾未未喜歡給人剃頭，上面就有許多男男女女被艾大爺修理的怪頭型，比如正方塊的髮型，再如艾大爺給別人戴個帽子，沿帽沿就剃上一圈……艾未還有藝術家的怪癖，比如組織大家比賽用鼻子吃麵條……看艾未未的博客很輕鬆——每天如何與別人吹牛，又去了甚麼地方搞藝術。艾未未認為自己的博客：「就是讓一個很陌生的人在一個很偏遠的農村，根本沒有機會進城，看還有另外的一個SB在網上搞這個東西，真好玩。一會到哪去了、又到那兒去了，說話還蠻生動的。」

弟弟艾丹評介艾未未內心中還是個孩子。艾未未一語點破：孩子天性就是沒有教養。艾未未的博客帶給讀者藝術驚奇，也帶來了天真的釋放。

真正讓艾未未認識網絡的力量，是他帶着1,000人去德國參加「童話」展。這是世界著名的巴塞爾文獻藝術展。艾未未在網上徵集了1,000人，當時有3,000人報名，只要他們回答了艾未100個問題，就有可能被挑出來去德國。最後艾未未帶着1,000個中國人，其中有山區的農民，各種奇怪職業的人浩浩蕩蕩去了德國。

艾未未第一次意識到博客有不同尋常的速度與效率。

艾未未真正的轉折是奧運。這是一次偶然。奧運前一年，有國外記者問這位鳥巢設計的參與者對奧運的態度，艾未未回答：我不會參加奧運會。其實這是非常個人的回答，因為藝術家艾未未討厭一切國家慶典。於是英國衛報就登出《奧運鳥巢設計者杯葛奧運》。這下就成為全世界媒體炒作的新聞。

「我說沒興趣，他們做不好，我沒有政治化地去說這話，這只是我個人的態度。我杯葛也沒錯，我太英明了——把民工趕出去、小店關門、不給門票、假宣傳、假唱、假腳印全出來了，還是一個老系統支撐一個新的文化事件。是不可能的。一敗塗地。」

艾未未在博客上登了出來，一瞬間，艾未未成了在中國眾視野中唯一一個對奧運持不同意見的本國名人。

國際上給艾未未的許多定義，艾未未並不認同，但有一條除外，西方藝術圈稱艾未未是用數字化進行社會雕塑。50多歲的艾未未對自己要雕塑的胚子非常清楚。

艾：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政府存在的國家。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認為。沒有一個體制願意承擔責任的，沒有相關責任人，就是沒有人。只有在這個社會才可能這樣。這是一個黨做了決定，任何一級黨委做了決定，就是找不到責任人。任何一級黨委做了決定就是黨的一部份。即使做錯了，也沒有人承認。所以所有人都不做出任何決定來，這樣是有悖原則的。由於這種原則確定了中國社會處理問題的方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形成體制內部把這個消耗掉，一個政策下來，就有無數個人等着，都是某些人的利好消息，因為人性的自

利，導致自我耗盡，體制內的人就像掉在屎中一樣，掙扎着別讓自己淹下去，沒有時間考慮別的問題。現在非常被動。尤其權力與利益結合得太緊了。對權力放棄不太可能，取得權力付出巨大的成本，希望在裏面獲得回報，整個體制是以這樣的結構來維繫。挺麻煩的。

你相信這個政府是有弊病的，很多空檔的，否則他是無弊病的，既然他有很多空檔的，你花拳繡腿幹甚麼，很多地方是可以長驅直入的。很多文人舊的方式不好，他在舊系統，他的批判方式也在舊系統中。不好，沒有想像力、創造力，沒有把網絡用好。過去一、二年，我曾非常焦慮，這個網絡，這麼好東西，在這兒，你就拿不起來。我在這兒一放消息，全世界都知道。這是2005年的心態。後來我逐漸會寫作，會打字了。你原有的想像力不夠了，因為這個資源太大。博客是人類從猴子跳下樹來，最好的一個桃子。白給的，全民吃不完，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問：這個媒介有甚麼特徵呢？

艾：以前是別人嚼過桃子，告訴你味道。你看着桃核想桃樹是甚麼樣的。現在是桃子還沒有落地，就被網民吃個光——太好了。免費的，沒有速度距離的，這必然給世界帶來巨大變化，博容巨大作用，還沒有真正開始呢。人類對網絡理解還是很幼稚的。這次金融危機很大程度就是交易的成本與速度造成的。成本降低，速度加快，使數字成為一個無限涵量的東西，脫離了倫理的軌道。另一面速度是倫理的一部份。我們談的倫理道德說到底是效率問題。有了網絡後效率完全不同，其實民主社會也是效率問題，不是政治理想。為某種政治奮鬥，其本質就是交易成本，誰承擔的問題。我是完全新一代政治思想。

而博客作為藝術是有自己特徵的。艾未未認為：「博客其實是你的所有方面的交匯點。表達交流的可能性被強化了。你很多方面立體嫁接在整個博客上，別人逼迫你這個博客看到了很多面。信號感強烈，可以影響你所附帶的信息。別人通過閱讀你在想甚麼事，做甚麼事，看到的是一个藝術家、一個建築師，一個有個性的人、敢於評論的人、奧運場館設計者、艾青的兒子，整個信息彙集到一點，很容易一下子被認同。然後這個信號又被放射出去。」

問：或多或少博客都是一種自戀精神。
艾：當然了，你面對電腦屏幕，就像你面對死亡一樣去講話。你是想像世界存在。你通過別人的點擊知道世界的存在。如果你的博客，一個點擊沒有，一個回貼沒有，那麼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寫博客的。如果像寫日記一樣，你就不會做出這麼大的表演性的、表現性的演示性行動。他是一個交流，交流與表達是人的一個特徵。交流可能性增強後，是人對人交流頻率加快了。

問：我覺得博客藝術是多種藝術類型的整合，既有明星崇拜，粉絲俱樂部，也有行動藝術，表演藝術的特徵。
艾：你是個行為者，是個思考者，你要敢於帶領人進入無人之境。

因為事態往哪邊發展你不清楚，某些方面，你很堅定，某些方面，你需要很敏感。無論怎麼樣，大家檢驗所有事情都有一個特徵：行為本身是感人的，真誠本身是感人的。
你可以走很遠，你根本無法找到回去的路，走到沒有人願意跟你走那麼遠，你可以走到別人都不相信你走得那麼遠。可以非常縱情，真正發洩的一個渠道。

艾未未開始用每天平均2.5篇博客（旅行時也不放棄發貼），進行社會雕塑。這是難以想像漫長的雕塑，每天「二刀」的頻率，艾未未想雕出甚麼呢？
作為博客藝術家的艾未未是認真的。
而且有一批工作者團隊來共同完成。

艾：楊佳事件是我正常的反應，第一天殺了人，第三天（官媒）說是一個孤僻的人，說是單身母親養大的。我說CAO，別來這一套，孤僻的人跟殺人有甚麼關係。我立刻知道這裏面有問題，我連珠炮式地出來60多篇文章。這個事件，我通過網絡確實把他推到一個關鍵位置。楊佳案一審出來，我們都派觀察員去的。我們不是隨便做的。楊佳案我們是跟到底的，紀錄片都拍了的。我們有自己工作人員在現場。我們在開庭第一天、第二天接連把庭審文字整出來放到網上，否則，這些紀錄都沒有了。我們進入旁聽時記下來，我們是早上6點等着買票進法庭。我們拍紀錄片，是等在監獄門口，警車出來，我們是跟着警車去的。早上4點鐘就等着監獄門口。我做藝術的，對這些事是很嚴謹的，不能夠馬虎。比如我做學生死亡名單調查，就在現場一直做調查。人家看你的水平質量，就知道了。

艾作為博客雕塑家，很敬業，但他更清楚博客與行動的關聯。
艾：光做評論，會很快枯竭。那些話轉來倒去就幾句。如果沒有從網絡中組織信息，產生新的語言方式，博客不成為博客。這種自我生成新的語言表達的能力，是網絡自己作為魔鬼，渴求的表現力。而大多數傳統的寫作人不適合在這上面。

他們並不懂這個事情。博客要求新的表現力。一篇篇文章往上貼，這是用舊的方式利用網絡。最近我很高興，我又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方式，比如我最近給所有四川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打電話詢問，把錄音放上去，這種方式很好。有時作者要說自己的話，說來說去，都是些常識，有甚麼意思，多無聊。

問：我覺得你罵人和別人不一樣，因為一個人罵人，內心是很焦慮的，有過激的東西。你的文字有一種非常大的平靜，這種平靜是因為你其他國家都看過，明白世界是怎麼回事，對世界一個角落的中國現狀，有一些大氣的感受。

艾：第一，我不是搞政治，第二，我不是學者，第三，我確實見過了世界上好多社會狀態。加上我50多歲了，我經過了我父親的經歷，家庭的經歷，我覺得我對他們的判斷八九不離十，我可以很肯定，對我說的話，我在網絡上也要負責任。你要尊重你的敵人嘛。或者我們不用敵人的字眼，而說對立面。當然中國所謂政治改革，是讓人很鬱悶、焦慮的事，一直在迴避不可能迴避的東西。看人家下棋都看會了。你在旁邊看，走一大SB棋，有甚麼勁啊。

回過頭來，博客的事也多，一路寫下來跟打架似的。有時打群架，有時一個人打，沒法一個風格。我拷，有時呼呼拉拉的，就沒弄清，石頭就弄出去。這一拳一腳，弄得準不準啊，還真難說。我想還是與時俱進，該說該做實在的事情，死亡學生名單調查就是這樣一件事。

艾坐在倉庫中，卻儼然一世界名人，光採訪期間，訪問的老外就有三、四群，艾未未對我開玩笑：下次要僱個人坐着專門採訪自己，這樣臨時來訪的人看到，逗留的時間可以短一點。

問：你的多元化是不是對你也是一種客觀的保護？

艾：很多人也這麼說，你參與的面非常多，在國際上很有名，使人家無法碰你。但是，我一直是這樣做的啊。我一直認為，人要有一個完整的生活，這完整的生活包括你的政治態度，但不全是政治態度，我不相信有職業政治家這種說法。要不然，我就瘋了，我也是蠻激烈。有時真讓人很崩潰的。尤其是楊佳的事，嘔心瀝血，當我們整理很多資料時，列出每一條是誰說的，你不做，沒有人做的。中國很奇怪的，這樣的研究沒有人做的，大家可以一直表示憤慨，但大家不會說，把名單找到，找捐款。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一個不民主的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人承擔責任，無論是倫理上的義務，還是道德上、實際工作上的，從公民到國家領導人，全是从這裏逃脫。所以生活變成很簡單的物質快感。

用自己的負責任行動把這個社會雕塑成一個負責任的社會，這是艾未未社會雕塑的真義。但是另一方面，艾未未的博客社會雕塑給公眾帶來娛樂與輕鬆一面，他對社會的抨擊釋放讀者淋漓盡致的快感，他對四川地震死亡學生的調查，更像是一種行動藝術。

艾一方面是個玩世不恭的人，他的工作室叫Fake（意為假貨）工作室，大院牆上貼着不鏽鋼大字FUCK，工作室裏一座蒙面強盜與農婦FUCK的雕塑放在醒目的位置。真難想像他的男男女女員工天天面對，是何感想。然而在他的院子裏的石台上又放着汶川校舍壓死的學生的幾個書包。

艾未未作為藝術家的一面是瘋狂，另一面卻是放鬆。

問：有時放鬆狀態很重要。

艾：太重要了，這是善待你的生命。來一趟不容易。哪個人人都一樣。對對手放鬆，大家也尊重你，自己搞得自己緊張，沒必要，這還是世界觀的問題。

問：你對博客未來是個甚麼想法，命運會是如何的呢？

艾：做得非常不好。覺得焦慮。沒有把其他方面很好地揉成一塊。這博客本身要在生活中佔一個比例，你不能讓他太誇張。不能認為你權力很大，你自由很大，這時你失去了一個比例感。對不對，你肯定損失很多，你不知道。就像呼吸一樣，你並不知道自己在呼吸，你每時每刻在呼吸。你非必要見到人就喘粗氣，你不是自找麻煩。最好博客像每個人的呼吸一樣。別氣喘吁吁，光會喊兩聲。

問：你們團隊最近在做死亡學生的名單，引起關注，這場行為藝術的目的又是甚麼呢。

艾：我們直接公佈在網上。博客在國外甚麼都不是，在中國特殊的社會體制下，博客成了推動民主法制，最重要的一個平台，而且成了教育民眾，實踐權利的訓練營，將來人們會認識到這個問題很重要。真正是一個走向民主運動，公民社會的第一站。

博客給社會帶來的啟蒙比80年代啟蒙要好多了，80年代的啟蒙是販來品，沒整明白自己在說甚麼，民主是需要花很多鮮血與成本的，而不是可以隨便選擇的東西，長期的民主教育，這種反覆的博弈是他（民主）在母腹懷胎的過程，是不可縮短的。80年代末是懷胎兩個月流產了。根本甚麼都不是，而且後繼期會很長。80年代末唯一做到的是讓人們認識到政府還是可

以鎮壓的。政府竟然可以開坦克幹這種事，這個事被封鎖得很好。年輕人不知道還有這件事。

我作為藝術家，是有政治理想的，以前不知道如何抓着力點，但博客讓我找到了。

問：國內往往是每個人放棄責任時，希望出來一、二個英雄。

艾：這和古希臘一樣。公眾希望英雄出現，但希望他人完成功績。

我也一樣是人，這是宿命。你是個人，你就帶着你的缺點與短見，這是必然的，我並不認為我比別人聰明。你沒遇到這個事，沒在這個位置上，沒有深入其境，當然會說很聰明的話，而我必須在自己位置上說自己的話。

問：有沒有考慮過自己博客被關掉的可能。
艾：我隨時都在想，好多文章，隨時都覺得這是最後一篇。

問：這種想法，會不會讓你變得不是很平常心態？
艾：會讓我覺得，明天你在甚麼地方，明天肯定有別的事情要做。好多事等着我去做，只有井會枯竭，水不會沒有的，只是河還是湖的問題。你要相信，你的生命還是有熱量，還是有動力，還是有行為可能的，博客只是一個奢侈品，沒有這個奢侈品，這一切還都在。

人們對危險的認識，特別是對後極權社會的危險的認識上，生命的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坐標。楊佳案上有多少高官插手，大家都很絕望，但許多許多生命獲得了尊嚴，效率是極大的。躲貓貓，不是網民你一言，我一語，怎麼讓全國的監獄現在整頓。對吧？人如果對這些生命的基本價值都懷疑，都沒有觸動，咱們就不在一個平台上說話。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問：財經視覺雜誌訪問過你，我印象深刻的一點，他問你艾未未是個甚麼樣的人，你回答：艾未未是個苟延殘喘的，離死亡那頭比較近的人。這含義非常深。

(這時一列火車從艾未未倉庫的門前鐵軌開過。)

艾：當世界誇惑更大，我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時，實際是生命在迅速消失的一個時刻。只是我們不知不覺時間會過得非常快。就像這輛火車，他聲音消失了。在今天，你存在，別人聽到了，聽不到了，下輛車來了。

(補記，2009年4月10日至11日上午，艾未未博客不刪貼的神話破滅，新浪的網管連續工作25個小時一口氣刪掉艾未未102個貼，這102個貼全部是公佈的學生死亡名單與公民調查日記。)

(又補記，2009年5月28日晚10點，又一個神話被打破了，艾未未新浪、搜狐等三個博客同時被封。)

你可以和網站博弈

艾未未告訴你錦囊妙計

我與新浪沒有任何接觸，幫我開網站的人，不知道是誰。最早的一個叫小濤的小伙子，調到別的網站去了。這個年輕人曾經給我寫過一個短信，說「艾老師，你的博客和你的責任感，我們非常敬重的，我們為此努力。」這個人非常好，沒見過面，可以看出来是有社會理想的人。他們一開始放過幾篇在首頁上推薦。很少，以後再也沒有。不僅不主動推薦，而且用中文搜不到我的名字。壓力很大了，層層傳遞到最後，到什麼程度，在新浪，用中文搜我的名字搜不到，名人博客名單裏面沒有我。只有你用字母檢索，才會有。新浪在技術上做了很大努力。把評論關掉了，他們就會認為你沒有甚麼影響了。總量點擊率剛超過1,000萬。韓寒第一，我排名300多。但是只要我能發貼，有這個自由，就行。

(問：這裏面有一個博弈關係的。因為新浪不付廣告費，對他來說是一個本錢少的交易。名博不在上面開，是個很大的損失，從成本來考慮，他也要保住這樣的東西，於是和上級有一些方案，來做妥協。)

艾：我都是沒有興趣知道，我只要公平，和所有人一樣顯現在頁面，他現在把我評論關了，是不太公平的做法。

統計

2005年，新浪開設艾未未博客。截止2009年3月，已發2,500個貼。被關閉前的累積點擊量12,070,000。

2009年5月28日晚10點，艾未未新浪，搜狐，網易三個博客全部被關閉。

艾未未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 (已關)

<http://www.blogger.com/blogs/aiwww>

艾未未博文選

獸菜

2008年6月21日

(編者按：地震後，人們有報應一說，艾未未慨歎之。)

問題是，這世上真的會有報應嗎？至少在這裏沒有人相信。如果有，這報應早該來到，而不至於遲緩到今天，機緣和效率都不靠譜。若是報應，那至少也會只在一個範圍，相對一個部份顯靈。而不是在幾百萬平方公里，讓上千萬人一同陷入天塌地陷的絕境，也太沒數了。這足以使信仰的懷疑論者雪上加霜。

結論不難得出，我們根本就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報應的世界。想開了，心胸也豁然，明白了許多事情。遠的不說，今年先是大雪，生將千萬的回鄉的人們鑄成了飢寒交迫中的奴隸。雪還沒化，西藏就開始了謀反。接着，就簇擁着見不着火苗的火把滿世界轉，要不是還有朝鮮小兄弟同在，儼然全世界都在作對，頻繁的傷害着我們的感情。火炬鬧心事沒完，天地就搖晃起來了。接着又是大水，又是股崩。這才6月，奧運還有幾十天。天行有常，在一個絕對沒有報應的世界裏，這一切既來的悲壯激昂，也走的優雅從容。

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只要能搞清楚甚麼是特色社會

主義。國家的航空公司可以十幾架飛機一同劫持乘客，之後跟沒事是的。文化部門可以用低下的手段控制壟斷市場，編造虛假的文化繁榮，大家一同裝逼。縱使千間校舍坍塌，萬戶的兒童夭折，那也與教育機構與建設部門毫無干係，不過是震級的必然現象，悲傷早已化作興邦的巨大精神資源。淚水加逼捐，千古之災已變成空前幸事，不反思無質疑。浩浩蕩蕩死去的早已是幸福之鬼，至少不再會死之臨頭竟渾然不知。

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不足為奇，並不會有含義，沒有必然的因果，因即是果，果即為因，談何報應，誰報應誰？人們總有能力將現實和未來推向過去。未來太不確定，而過去可以被任意塗改。沒有甚麼是這英雄的人民挺不過去的。

集權之罪來自抹殺個人的生命價值，迴避事實拒絕責任。那是在說生命是卑微的，它既不值也沒有希望。當然應該把它奉獻給更高的，更遠大的理想和更美好的未來。

歇了吧，除了你自己，你的每一個不長不短的日子，你沒有其他的未來。這就是你完整且完美的一切，再也沒有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個世界無論是溫暖還是冷漠，它從根本上來說是無動於衷的。你正是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每個人的生命都微不足道，英雄卻是風起雲湧，愛是用來煽情，道義用來獻媚，廉恥可以炫耀。為了維持一個神話，一個袒護少數人的愚昧和貪婪，靠欺詐盜竊而漁利的沒有公正的世界。

（編者按：楊佳案，艾未未寫了60多篇文字，我們選擇了三篇。）

那個劉亞玲

2008年11月13日

劉亞玲，聽上去並不陌生的名字，對一個真實的人來說，是她掙扎在這個世界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符號。

這個名字是王靜梅被「強制治療」菜單的一個部份，2008年7月2日，楊佳的母親不叫王靜梅，她的名字叫劉亞玲。名字是一個人的權力的第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部份，人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上不變的部份，是人權的原始特徵。一個人無論窮富，長者都會給起個名，賦以美好的祝願，和人間的善良美德同被期盼祝福。

名字的含義，與生命的含義一樣的清晰或是混濁，可以是詛咒的一部份。

劉亞玲，是另一個含義，是被忘卻，是被強行的塗改和刪除。它來自愚蠢中的愚蠢，暴利中的暴力，野蠻中的野蠻。是王靜梅的今天的命運。

在她被傳喚的那個晚上，被哄騙去做筆錄時，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了。有誰能想到，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知情，不自願地的情形下，會被改名呢。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你的獲得和你的失去都是你所不知道的。真正的暴力，不是使你不存在，是讓你以另一種你不熟悉的方式存在。

孫志剛，曾經是因為不能及時的向他的祖國證明自己的身份而死去的。中國人永遠是掙扎在身份的有無之間。身份關係的人，政權的合法性，所有的革命和復辟，暴君和百姓都在身份的問題上較勁。王靜梅在被國家暴力強姦的時候，失去了屬於她的53年的最後的權力和保障。

王靜梅對探望她的姐姐說，「太不像話了，把我騙來關在一個小黑屋，站着吃飯不說，還給我改了名字，他們說我叫劉亞玲，這叫甚麼事啊」。王靜梅是悲哀的，她的悲哀來自於在她的國家要不容分說的要她的兒子的命的時候，她被失蹤被封口了。現在，她已經不是她。黨和國家說，劉亞玲，你病了，我們開始為你治病，你吃藥吧。

劉亞玲，一個普通北方婦女的名字，當人們這樣稱呼你時，這個世界已經是暗無天日。

劉亞玲，不再是陌生的名字，每一個中國人會記住你的名字，關心你的命運，因為我們的名字和你是一樣的，我們在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叫劉亞玲了。
在一個非法的政府的眼中，生他養他的人是非法的，可有可無是個屁。這是我們的後奧運現實。

晚安，劉亞玲。

(編者按：在這個貼後眾多留言中有一個特別的貼，原來是某些部門安排的寫手最終的悔悟。)

留言選一：

我檢討！兩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像個無賴一樣瘋狂的漫罵艾老師，直到昨晚做了個巨大的噩夢，把我從夢中

驚醒，太可怕的……我的良心受到極大的譴責，我魂不守舍，全身冒虛汗，我，我，我再也不要欺騙自己了，我要重新做人，做一個真實的人，從今天開始！請原諒我，艾老師和廣大的有識之士！再次謝罪！

有沒有救，這確實是個問題

一群傻逼，生把楊佳的事整成了楊家的事，把一輛破自行車的合法性上升到黨國的合法性高度，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砸的那叫狠叫準。這早已經不是「七秒殺四警」的決絕，而是「橫掃千軍如捲席死」的新版華夏神話。一把被稱作「剔骨刀」的「鷹達牌」料理刀，居然成為終結21世紀黑暗扭曲的中國司法體制的致命武器。那個將自己的臭唾沫啐在楊家臉上的上海惡警高鐵軍和公檢法的同僚們，早已被羞辱的淹死在13億人吐沫的汪洋中。

楊佳要的說法，無恥下流的上海沒有給他，「光明正大」的國家恐怕也還是難以給他。
看來這個說法遲早是要給的，一個人可以糊弄過去，一時可以糊弄過去，可是有這麼些人要說法，永遠的要下去，你能不能？楊佳是瘋或不瘋搞不清楚，這個國家早就瘋了，這不需要司法鑑定，是人都知道，沒有人會懷疑。
讓人焦慮的是，國家瘋了還有救嗎，它還會瘋狂多久呢？

拉動更內的內虛

對博客做手腳，發評論要審核，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誰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的博主。雖說不磊落正派，卻也無可厚非。早已習慣不能自由的發表見解和公開議論，只是這樣使博客少了一點樂趣。

和平盛世，獨裁者除了依靠槍筆二桿子，還能做的努力，就是使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少一點樂趣，每天少一點，每次少一點。自由，尊嚴，透明和公開的侵蝕和流失，蠶食人的天真本性和自由意志，腐蝕天賦予人的信念、勇氣和權利。獨裁者都缺少幽默有潔癖。

任何邪惡，都不是由個人獨立來完成的。

楊佳離開這個他看不上的國家30多天了，那個被共和國秘密強制治療了四個多月、被改名為劉亞玲的母親王靜梅至今沒有得到骨灰。活人你們怕，死人也怕，活人你藏，骨灰你也藏，這應該算是折騰吧。

想像三個代表們2009年都不再吸煙戴表，至少不戴最先進的表了，這樣一來，拉動內需只能是更內的內虛。

壞人利用

2008年11月24日

僕人的手裏總是提着根棍子，不是用來防外賊，棍子每一

次落下，都打在了主人的腦門上，弄出點血來是輕的。僕人在家中尚武好鬥，在街上也是不敢大聲的。

僕人習慣佔客廳睡主臥，由於有根棍子，主人也就隨他去了。僕人嚷嚷着燈要更亮，床要更大更軟，要有高雅的音樂噴泉水幕電影。

主人開始相信僕人才是由更加優秀的血液組成，帶三個表，能夠與時俱進，窮則思變，多難興邦，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

主人要做的事倒也很簡單，騰地挪窩，捐款納稅，再就是不要被壞人利用。除了主人僕人，第三者是別有用心的壞人，壞人就是吃飽撐的利用主人的，關係有點像老虎棍子雞那種。

日子久了心裏都明白，其實主人是個屁，含蓄在放與不放之間。

殺吧，不要以正義的名義

2008年11月26日

(編者按：寫完下文，艾未未點起蠟燭，蠟燭的照片在他的博客上天天出現……)

愛殺就殺吧，可以痛快點，多大點事啊，沒有人會在意的，放心大膽的做吧。滅掉個把生命，既不是第一千一萬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當戰車碾過年輕人的身體時，你們一個都沒猶豫來着。

既然你們早已清楚地知道罪惡不會帶來丁點的懲罰，既然

謊言是唯一的方式可能延緩死亡，既然在這片荒原上永遠長不出正義的草來，那就再沒有甚麼理由可以真正阻擋住你了。想通過「合法的渠道」與最高人民法院要「事實真相」，談「公平與正義」，那是與虎謀皮令人恥笑。今天有誰能夠說出，國家與賊有何區別，如果說公檢法是婊子，那是對賣身服務行業的污蔑。

你擁有全部的權力和財富，河流山脈，擁有這塊土地上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一切，一切的光榮和歡樂都屬於你，你不會鬱悶的。為了百年千年天荒地老的宏圖大業的長治久安，痛快地抓，痛快的殺吧，不要再告訴人們你釋放了多少西藏人，不要在說分贓大了點，幾萬個億就「一定要有透明的民主程序」。還有誰會相信廢話。在這裏除了十惡不赦的權力，剩下的皆是傻逼，這是一個關於共和國的完整的版本。
殺吧，不要用正義的名義，那是在羞辱一切。沒有一個政權會在意它將會被輕蔑地記住。



不管你是誰在那裏，為楊佳點支蠟燭。這是黑暗最害怕的。

真正的興邦之日

(編者按：川震學生死亡名單調查開始後，艾未未的博客一再被刪貼，艾未未寫下面的文字。)

反覆的刪，再貼上罷了。文字可以被刪除，事實不會隨之而去，這個過程會長時間的反覆，直到那一天，我們進化了，事實和真相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重要，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忘卻。

不難看出，在這片土地上無休止的發生着種種的災難中，唯一的相同之處是：對事實的掩蓋一直是任何類型的災難的重要構成部份。發生了甚麼，怎樣發生的，為甚麼會發生，歪曲和掩蓋這些最基本的事實，是至今為止這個民族付出的最真誠、最昂貴、最富有成效的努力。事實永遠是可怕的，是拿不出手、說不出口的，是令人難堪的，說出了事實就會「顛覆國家」。掩蓋和撒謊是我們的社會的得以維繫生存之本。事實呈現的那一天，就是天亮了，那就解放了。

像堰塞湖一樣，再大的難都是由無數的、彙集而來的小難構成的，它們是「興邦」的基石。這些基石都被挖去，就會無難，就難以興邦。可以說，今天的所有的有關事實的掩蓋，塗改的姓名，撕去的筆記，刪除的圖像，銷毀的錄像，刪去的文字，封住的口，拘禁真相的「維穩」，都是為了美好的明天，為了聚集足夠的能量形成更大的災難，這才無疑是人們渴望已久的真正的興邦之日。

盧武鉉的死比泰山還重要的

2009年5月24日

噩耗傳來，韓國前總統盧武鉉死了，自己結束了生命。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盧武鉉從山上跳下，他的死，是比泰山還重要的。

盧在遺書中提到了「道德」「信賴」「名譽」「低着頭，向國民請罪」。盧的血液中留着貴族的血液，用他的死維護了全黨要展開對盧武鉉的學習，把科學發展觀落實在實際行動上，真正投入到貪官自盡的運動中，讓千萬萬的貪官們自覺地乾淨地離開，讓人民有可能紀念他們。

下午7點40分，從至少設有三道警戒監獄一般的使館出來，聽了佩洛西人權老娘們的哼唧，才體會到多大點錢的事，就使一個本來挺蒙事的女俠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負罪婆。更可笑的是說美國使館有着大漢遺風，嘔吐。

為了手機不被美國海軍陸戰隊收繳，留在了車裏。回我母親的電話，緊張說有四個便衣在家裏等我，並不斷打聽我在機

場路的住處。我趕緊說我回來，有些日子沒見了。

之後的事就更像是寫壞了的荒誕小說，由於那個感覺良好的國保沒有隨身帶警證，我說我的同志是克林頓。他開始溝通感情，他的同事有警證，我說我的同事是克林頓。他開始溝通感情，我最忌諱這個。我只好請他出門，只好撥了110。扭扭捏捏110來了，兩個倒霉蛋警員也沒有帶警證，說是你招的我們，我說我是納稅人，他說衣服上有警號，外面還有警車。我說怎麼證明不是你偷的，兩位只好又回局裏去取。一同去了派出所，局裏警察見了國保被帶回作筆錄，多少感到有點吃驚。警察一人同時做了問訊和筆錄，有點太搞笑，我還是仁慈簽了字。之後又拒絕出具報案回執，說就是談談嘛，又不是刑事犯罪。我說我不是沒事撥110玩的，給那律師電話，山西信號不好，改打劉曉原，他說國安也曾經陪他聊天。被我舉報的國保又一次從眼前消失。憤怒衝出警局，一點不誇張，我說你們浪費納稅人錢，你們太不光明，你們比誰都慾。如果再不開鎖，派出所就會沒有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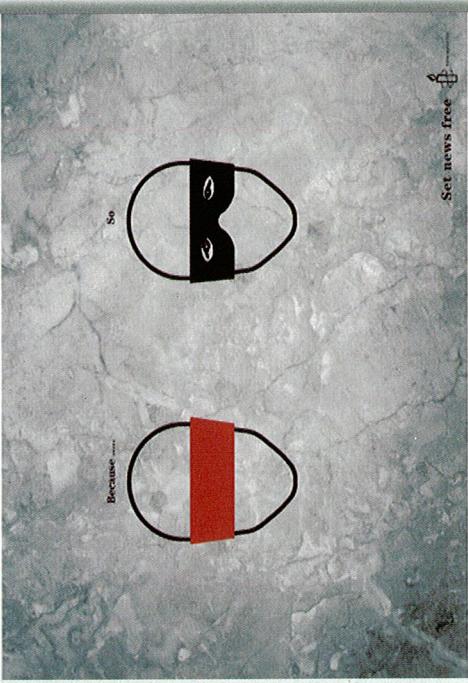
回去先安慰老媽，出門又見同一個國保，磨磨唧唧膩膩歪至意猶未盡。我只好又撥打110。這次出警有效率，驗了兩警證，放走了東城國保，與朝陽國保握手言歡。

我說了下次來找我，別忘了帶上手銬，或是找個能說出整句子的。不瞞你說時代不同了，國保就是個電飯煲也應該進步。嚇唬誰呢，怎麼都是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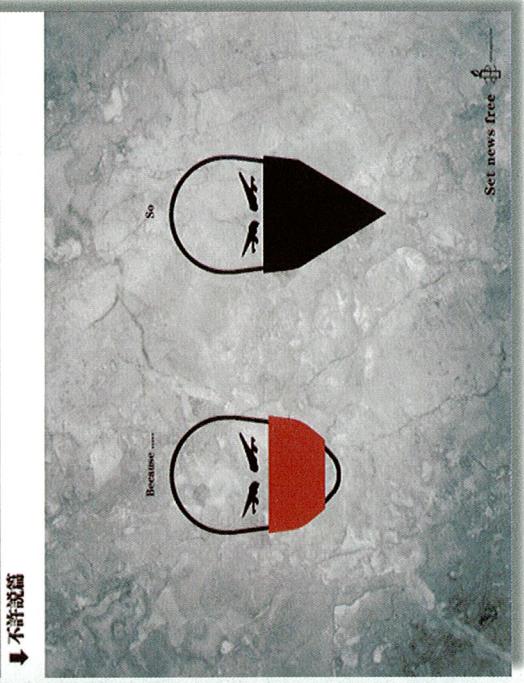
5.26部份警員：（官職不分，按出場順序）
東城分局無證國保：周富東
東城分局有證國保：蘇軍 李利君
北新橋派出所所長
片警 劉義

021053 胡長君
 021349 劉建平
 張小東
 第一次110出警警員
 021321 高順喜
 021890 吳慕戎
 警車京A1239警
 派出所詢問警員
 021142 劉偉
 021894 白萬華
 朝陽國保警官一人，草場地警員一名
 第二次110出警警員兩人

►不許看篇



►不許說篇



註：國保全稱國內安全保衛支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公安局下的支隊。任務主要針對政治異議人士，被認定的非法組織（有的為認定的邪教組織）以及上訪者。國保支隊部份成員在執行任務時常出現突擊與秘密行動，並有不出示證件，毆打，恐嚇，辱罵，限制人身自由等問題。

張發財作品
 (經本人授權，本書選用了博客張發財的廣告作品多幅，張發財是一位以廣告創意見長的知名博客，他的一系列自由廣告在博客中流傳甚廣，本書封面就採用了他的創意，凡張發財作品，本書均會標註。)